



请扫码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教主张

看见乡村家校合作的可能性

李家成

家校合作势在必行,但有难度。这不仅因为政策体系处于逐步建立阶段,教师缺乏开展家校合作的各类准备,学校和家庭都在相互适应,而且在于这项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乡村家校合作尤其如此。

但不能将复杂性等同于困难,因为复杂性本身蕴藏着内在的力量和生长的可能。

首先,复杂性会尊重多样性。当前不乏简单理解家校合作工作的学者与实践者,如过度批评和指责家长,仅将教师定位为付出者、指导者的角色,不管不问学生的需要等。对乡村家校合作的流行观点是:乡村的家长都是不支持、不配合的,乡村家长是缺位的,乡村的老人们都是只管吃穿,不管也不会教育的,乡村的教师面对家长都是束手无策的。这类表达,已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尊重复杂性,需要理解乡村家长、学生、教师的多样性。就乡村学生的家庭结构与生活状态而言,有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也有双亲都陪伴在身边的孩子,也还有寄养在他人家中的孩子;乡村家校关系类型是多样的,甚至隔代教育中的老人,有的也能与教师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家校合作的发展状态也是多样的,有发展状态很糟糕的乡村学生和家,也有发展状态很好的。乡村教师何尝不是如此?总之,没有对多样性的理解,就容易将现状、问题单一化,简单化思维就会阻

隔家校合作实践的力量生成。

其次,复杂性会关注动态生成性。乡村家校合作不可能一天之内就达到完美状态,需要一点点突破、一天天积累、一件件实现。从孩子入学前的准备,到第一次家校沟通,第一次富有专业性的互动,第一个家长领导下活动的诞生,第一个学生领导下家校合作项目的实现,从校内到校外、从家庭到社区、从单一项目到综合项目的发,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自然,这个动态过程中会有意外甚至挫折、会有错位甚至冲突,但因为事关每位参与者的利益、每位主体的利益,因此所有主体都有合作的价值追求。其中,教师作为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差异性来促成家长的相互影响,通过培养孩子成为家校合作的领导者,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理解资源、把握契机、促进生成,让家校合作一天天好起来。

再其次,复杂性会突出各种可能性。正如法国思想家莫兰所说:重要的是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适应直接现实),也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非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约束),重要的是做一个复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看不见的可能性。建立良好的乡村家校合作体系的可能性来自乡村的学生、家长、教师,任何一方都可以促成家校合作实践的发生,

促成合作的力量。

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远在外地打工的乡村家长,也都期待孩子健康成长,愿意参与到与教师的合作中。即使他们有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参与的意愿,而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乡村学生也需要并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能够自己策划、组织、开展校内校外活动并邀请家长、教师参与其中,更能通过评价、交往而促进家长和教师的改变。家长和教师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孩子的成长需要,接纳学生对家校合作实践的真正参与。乡村教师作为专业人员,要承担起家校合作领导者的责任,成为推动、建设、发展、修复家校合作关系的关键人。我们在黑龙江、新疆、河南、安徽、广东等地开展的各类研究,不断在验证这一观点。

当然,看见乡村家校合作复杂性背后的可能性,需要保持生态意识,重视来自外部生态的力量。当前无论是国家还是基层,无论是教育系统还是文化系统,都在大力倡导家校合作,强调学习型社会建设。时代需要并将造就新的家校合作形态,乡村家校合作本应是其中的有机构成。

构建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乡村家校合作命运共同体,可以在三个方面着力:

以互联互通的思维,真正建立多主体的

联系与互动关系。家校合作的本质是合作,是主体为了共同利益而实现的行为、思维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相互协调,需要主体间真实地建立联系,相互间倾听、对话、协商、共事,在共同的情境中共同学习、相互学习。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部分家长和往往被忽视的学生,需要重新获得主体地位。这样的互联互通,不仅可以发生在课堂、班级、校园、家庭、社区中,也可以发生在富有专业性的教研活动中,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形成跨时空的联系。这对于乡村教育尤其必要。

以互学互鉴的方式真正实现合作学习,促成主体的发展。家校合作不仅为了孩子,同样也为了家长和教师。互学互鉴思维倡导每个主体都是学习者,都需要在交往和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乡村家长、乡村教师尤其迫切需要在真实的互联互通中,通过不断的自觉提升学习品质。

不断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促成多主体对合作价值的体悟与确认。乡村家校合作的质量提升,事关人的发展,事关乡村教育、乡村社区的发展,应当融入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能使教育实践与研究更有使命感,更能体验投入其中的创造性,成就自己和他人的美好生活。

(作者系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微论坛

很多天使宝宝,一进入作业年龄就变成小妖精。而一向坚守母慈子孝的家长,陪起作业来虽然每每提醒自己全程都要保持镇定,但往往不久就怒火中烧慈爱全无,孩子痛哭流涕、家长血压升高,等孩子哭着睡去,家长又悔恨不已。如此反复,周而复始。

这让我想起常给孩子们讲的一个故事:路上会遇到一片树林,穿过树林会见到一潭湖水,过了桥能看到一面镜子,往镜子前一站就能看到一座魔鬼的城堡,而一旦出现了魔鬼的城堡,就别想转身离开了。

我问孩子们:如果你不想走进魔鬼的城堡,该怎么办?答:不照镜子。怎么才能不照镜子?不过桥。怎么才能不过桥?不要穿过这片树林。

的确,过桥之前有很多机会躲过魔鬼的城堡,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转身而退。但是离城堡越近,我们越难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很像家长陪写作业的过程,一旦进入心烦意乱状态,便很难全身而退。为什么?在斯坦福大学罗伯特·斯波尔斯基教授的生物课上,我找到了答案。

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身体都有个应急机制,一旦面临被攻击的生命危险,比如被一只狮子盯上,为了活命,必须做出逃跑或

对抗的选择,一旦决定,身体各个系统就要协力配合,迅速增加糖皮质激素的分泌,将身体里储存的脂肪、蛋白质等迅速转化为四肢肌肉发力所需要的能量,同时提高脉搏和血压,将这些能量快速输送到四肢。这个应急过程相当耗费能量,与逃跑或对抗相关的身体部位获得大量能量的同时,与逃命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细胞自我修复功能等器官和功能会被暂时关闭,也包括理性思维和自制能力,毕竟活命要紧,谁会在生死关头跟狮子讲哲学呢?

这项应急能力与生俱来,当我们愤怒和绝望时,身体就会出现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糖皮质激素增加、消化系统暂时停止工作等反应,难怪俗话说“气得吃不下饭”,也难怪高血压病人在情绪之下会突发中风。

陪写作业的焦虑,与被老板训斥、排队被人插队、辛苦准备的晚餐被嫌弃时产生的生化反应一样。其实,让人焦虑的并不一定是家庭作业,而是我们日积月累的焦虑在陪写作业时被诱发出来了而已。

目前家庭作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重复枯燥等问题。但如果现有的家庭作业不可避免,家长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心力交瘁呢?

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规律,提前预判和应对。家长不妨回想一下陪写作业的经历,找到每次从保持镇定发展成战火纷飞共同规律。比如,孩子出现什么行为或状态时,我们会感到怒火中烧;孩子出现什么行为或状态时,我们会感到难以忍受;同时梳理一下,在愤怒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台词(“怎么这么简单都不会?”“学习这么差,以后怎么得了?”)和身体表现(心跳加快、脸颊发烫、呼吸急促等)是怎样随之发展的。

这样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内心活动和情绪变化,就可以及时提醒自己改变和孩子的说话方式,深吸一口气平复自己的情绪。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中场休息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当我感觉自己或孩子快要进入“树林”时,我会离开房间休息一下,也让孩子稍微休息一下,调一下频道,等到大人孩子的心情都恢复到正常水平以后再继续。中场休息,可能只是去厨房喝一口水,或者拿一张白纸随便涂鸦几下。短短几分钟暂停,可以避免局面走向不可控制的地步发展。

争取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罗伯特·斯波尔斯基教授研究非洲草原时观察到,一个猴群因为吃了游客留下的食物而引发集体食物中毒,那些平常作威作福的猴子都孤独地死去,而原来常被欺负的猴子在病中不断地相互理毛、相互拥抱,最终渡过了难关。中毒危机使这个猴群的文化从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典型猴群行为特征不再成为主流。

教育孩子不是父母一方的责任,需要家庭成员的相互配合。当一方因作业问题而焦虑时,另一方可以适时提醒、中场休息,用一个拥抱、一杯热茶或几句认可提供相互支持。在父母的相互配合和认可成为生活习惯的家庭里,焦虑也许不可避免,但焦虑的程度会轻很多。

理解并宽容孩子的焦虑。在四面封闭的书房里,当孩子面对吼声震天、面红耳赤的父母时,就像被树枝缠住无法脱身的小羊面对两只饿狼,内心翻江倒海的情况可想而知。你知不知道哪里做错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等怒吼、解决的仅仅是父母一时的情绪释放,对孩子的作业没有丝毫帮助。

有时候孩子做作业不专心,可能是因为作业太难、身体太累、害怕做错,绝非故意惹父母生气。如果不把孩子的压力疏导开来,就算命令他们将某个词抄写100遍也毫无益处。当大人孩子都心态良好、身心放松时,家庭作业就不是引发焦虑的导火索了。

(作者系童书作家,著有《我不要巧克力味儿的苹果——剑桥妈妈的有机养育手记》)

作业焦虑时,不妨调一下「频道」

关注随迁子女家长的教育困境

谁是家校合作中沉默的旁观者

童星



波子 绘

热点聚焦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近1500万。得益于“两为主”外来人口教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够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教育工作的目标已经从“有学上”逐步转移至“上好学”。

要实现“上好学”,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协同育人。通过对9个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成员、5所接收随迁子女的学校(其中1所是非公立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访谈,我发现随迁子女家长和学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交流,但也存在不少困境,亟待各方协力突破。

“哪有时间去学校参加活动”

家校双方有共同的时间进行交流沟通,是家校合作的基本前提。但随迁子女家长常常以没有时间为由不和教师交流,也很少去学校参加家校合作活动。除了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家校合作的意义,工作特征也导致他们参与家校合作时间和精力之匮乏。

在我访谈的9个家庭中,随迁子女的父母主要在建筑工地、餐馆、菜市场等地方工作,从事的是十分辛苦耗时又长的体力劳动,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确实无法抽身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一位在饭店做服务员的家长说:我们这种工作没有什么星期天,放假的时候出来吃饭的人更多,学校的活动我也想去看看,但是哪有

时间去呢?

在对教师的访谈中,他们也反映不少随迁子女家长常以没有时间为由缺席家长会,去家访也经常遇到家长不在家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打击了教师开展家校合作的积极性。

多子女,也是造成随迁子女家长时间紧张的原因。9个受访家庭中没有独生子女,最多的一家有4个小孩。多子女的家庭结构稀释了本就匮乏的资源,父母投入在每一个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更为有限,难以参与家校合作。正如一位爸爸说:城市生活开销大,能让这3个孩子不饿着、有学上就不错了,孩子教育的事情只能全交给学校了。

“不知道跟老师说些什么”

除了没有时间,还有一些随迁子女家长对自身学历、表达能力不够自信,参与家校合作的能力不足,缺乏技巧,导致他们即使有时间和教师沟通交流,也表现出顾虑、害怕和小心翼翼的状态。

家长会是很普遍的家校合作形式,但对某些随迁子女家长却是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位妈妈说:每次家长会,我和他爸爸谁都不愿意去,互相推来推去的,我们没什么文化,不大敢说话。少数随迁子女家长甚至担心自己说错话,老师会责怪自己小孩,因此往往选择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正如一位父亲所言:我也想跟老师说说话,可真不知道

跟老师说些什么,别再说错话了。

良好的家校合作显然需要双方平等自信、敞开心扉,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同形成教育合力,但如果随迁子女家长总是沉默不语,只是象征性地出现在学校,这样的家校合作只是徒有形式罢了。

更糟糕的是,随迁子女家长的沉默还可能被某些教师理解为不负责任、不关心子女在学校的表现。一位受访教师说:很多随迁子女家长来了就坐在最后面,开完会都不跟老师说句话就走,把孩子的教育全推给学校。缺乏有效的家校沟通,随迁子女家长不说话,反而让老师“有话说不出来”,导致家校关系紧张。

“家长学校?第一次听说”

随迁子女家校合作的困境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家长,学校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访谈的5所学校位于郊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城市偏远区域,学校的硬件设施较为落后,师资队伍也相对薄弱,部分教师并未深刻认识到家校合作的意义,反而视之为额外的负担。

一位学校的管理者坦言:老实说,我们也不指望随迁子女家长给我们提供太多帮助,只希望他们不要干扰学校秩序,尽量配合一下。从“不指望”“尽量配合”等低期望用词,可见学校似乎并不信任随迁子女家长具备家校合作的知识能力。

当问及是否参加过学校的家长学校时,其中

一位随迁子女爸爸困惑地说:家长学校?第一次听说,没听说学校组织过什么家长活动啊。一位妈妈说:学校没什么家长活动,我一学期就去学校两次,一次是开学交学费,一次是期中开家长会。

当然,学校在家校合作上的不作为也并非完全是主观意识不够,由于接收了大量随迁子女,学生人数增加十分明显,大班额现象十分普遍,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也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思考组织家校合作活动。

由上可知,农民工家长缺乏时间、自信心不够、所在学校教师负担重等诸多因素,既是家校合作困境的原因,也是家庭和各自存在的明显弱点,更凸显出家校合作对随迁子女教育成长的重要性。

突破困境要从三方面入手

随迁子女教育如何受益于高质量的家校合作?首先政府要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支持,制定家校合作规范准则。当前随迁子女集中的学校往往也是城市的薄弱学校,相对缺乏开展家校合作的物质、师资和社会资源,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提供切实帮助。

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在政策上进行倾斜,比如自2013年起,苏州市姑苏区财政预算内单独安排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专项经费70万元,用于补贴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及吸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的日常运作。同时,政府还需要制定家校合作规范准则,引导学校将家校合作纳入工作重点,以常态化、制度化的家校合作提升随迁子女教育质量。

其次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更新教师的家校合作观念。由于随迁子女家长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学校更要在家校合作上起到主导作用,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与随迁子女家长沟通交流,制定家校合作的规章制度,采用多种措施鼓

励家长参与教育。

其中,更新教师的家校合作观念十分关键。如果教师意识不到家校合作并非额外负担,开展好能反过支持校内的教育工作,即使学校管理者再怎么重视布置,最终也只能导致家校合作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最后,要以校园多元文化活动为抓手,促进家校理解与融合。随迁子女家长来自全国各地,这是一笔宝贵的多元文化财富,学校可以借此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促进家校之间更好地沟通融合。

比如,学校可以将多元文化展示作为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主题,邀请随迁子女家长共同策划和参与。可以设立绘画区、摄影区、地方民俗区和才艺展示区,鼓励随迁子女学生带动家长以相片、绘画、民族工艺和歌曲舞蹈等多种形式展现家乡文化风采。通过这种新颖的家校合作活动,既能提升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品位,更可以让随迁子女家长走进学校、靠近学校、融入学校。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

“要么不管,要么只管考试成绩”

家长不合理的教育价值观会导致家校合作陷入困境。一些随迁子女家长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情,或者教育的全部就是考试成绩、班级排名,造成家校合作难以全方面、高质量地开展。有教师就带有抱怨口气跟我说:带随迁子女学生更累,他们学习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家长要么不管,要么只管考试成绩,对子女在学校的心理、言行举止漠不关心。

教师所言随迁子女家长“不管”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家长认为家校有明确的边界,家庭负责“养”,学校负责“教”,于是将教育责任完全推脱给学校,导致教师孤军奋战;另一方面某些

家长即使想管也感到存在诸多障碍,于是主动降低自身的教育期望与投入,以不管的方式消极对待子女的教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随迁子女家长直接感受到教育对个人未来命运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但却将教育狭隘地理解为考试成绩,因此极为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和班级排名,平时与教师沟通交流最多的就是子女的学习情况,很少涉及孩子的心理健康、道德品行和兴趣爱好等内容。这些随迁子女家长还会以此为标准,选择参加自认为与学习成绩有关的学校活动,对校园文化开放日、家长义工等家校合作活动则兴趣不大。